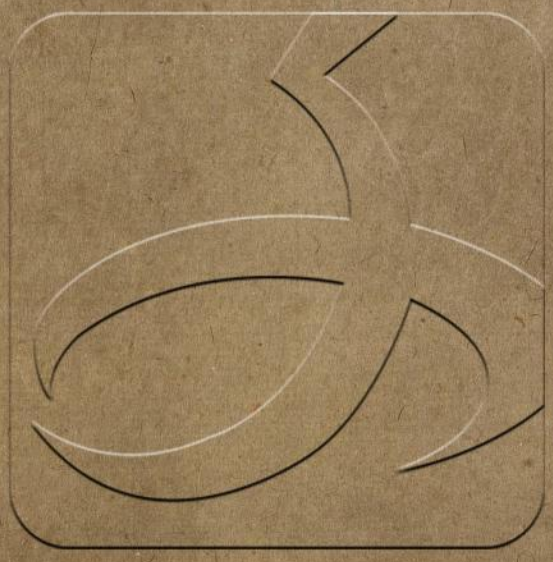




44199  
4437  
270



Inches  
Centimetr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東坡集卷之六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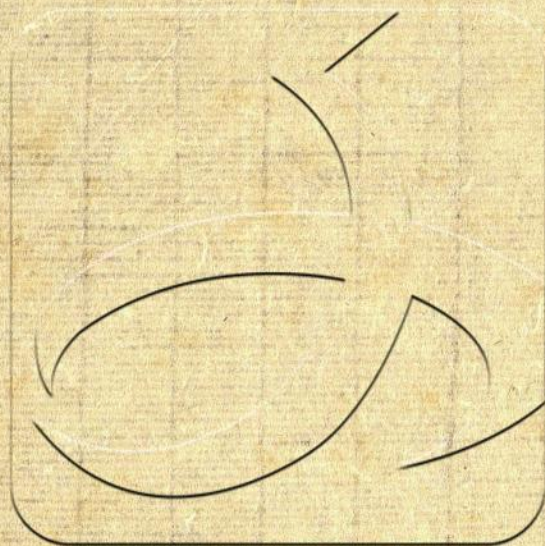
題跋 書帖

書摹本蘭亭後

外寄所託改作因寄於今所欣改作向之豈不哀哉改作痛哉良  
可悲改作悲夫有感於斯改作斯又凡塗兩字改六字注四字曾  
不知老之將至誤作僧已為陳迹誤作以亦猶今之視昔誤作由  
舊說此文字有重者皆構別體而之字最多今此之字頗有同者  
又嘗見一本比此微加楷疑此起草也然放曠自得不及此本遠  
矣子由自河朔持歸寶月大師惟簡請其本令左綿僧意祖摹刻



軾東坡氏著



於石治平四年九月十五日

題蘭亭記

真本已入昭陵世徒見此而已然此本最善日月愈遠此本當復缺壞則後生所見愈微愈疎矣

題逸少帖

逸少爲王述所困自誓去官超然於事物之外嘗自言吾當卒以樂死然欲一游岷嶺勤勤如此而至死不果乃知山水遊放之樂自是人生難必之事况於市朝眷戀之徒而出山林獨往之言固已疎矣

題遺教經

僕嘗見歐陽文忠公云遺教經非逸少筆以其言觀之信若不安然自逸少在時小兒亂真自不解辨况數百年後傳刻之餘而欲必其真僞難矣顧筆畫精穩自可爲師法

題筆陣圖

王晉卿所藏

筆墨之迹託於有形有形則有弊苟不至於無而自樂於一時聊寓其心忘憂晚歲則猶賢於博奕也雖然不假外物而有守於內者聖賢之高致也惟顏子得之

題二王書

筆成家墨成池不及羲之卽獻之筆秃千管墨磨萬鋌不作張芝  
作索靖

### 題晉人帖

唐太宗購晉人書自二王以下僅千軸蘭亭以玉匣葬昭陵世無  
復見其餘皆在秘府至武后時爲張易之兄弟所竊後遂流落人  
間在王涯趙延賞家涯敗爲軍人所劫剥去金玉軸而棄其書余  
嘗於李都尉瑋處見晉人數帖皆有小印涯字意其爲王氏物也  
有謝尚謝鯤王衍等帖皆奇而夷甫獨超然如羣鶴聳翅欲飛而  
未起也

### 題蕭子雲帖

蕭子雲嘗答敕云臣昔不能賞拔隨時所貴規模子敬多歷年所  
年二十六著晉史至二王列傳欲作論學隸法不盡意遂不能成  
畧指論飛白一事而已十許年乃見敕旨論書一卷商畧筆法洞  
徹字體始變子敬全範元常逮邇以來自覺功進又見齊史本傳  
今閣下法帖十卷中有衛夫人與一僧書班班取子雲此文其僞  
妄無疑也又有王逸

### 跋褚薛臨帖

王會稽父子書存於世者蓋一二數唐人褚薛之流硬黃臨放亦

足爲貴

辨法帖

辨書之難正如聽響切脉知其美惡則可自謂必能正名之者皆過也今官本十卷法帖中真偽相雜至多逸少部中有出宿餞行一帖乃張說文又有不具釋智永白者亦在逸少部中此最踈謬余嘗於秘閣觀墨跡皆唐人硬黃上臨本惟鸞羣一帖似是獻之真筆後又於李瑋都尉家見謝尚王衍等數人書超然絕俗考其印記王涯家本其他但得唐人臨本皆可畜

辨官本法帖

并以下十篇皆官本法帖

此卷有云伯趙鳴而戒晨爽鳩習而揚武此張說送賈至文也乃知法帖中真偽相半

疑二王書

梁武帝使殷銖石臨右軍書而此帖有與銖石共書語恐非二王書字亦不甚工覽者可細辨也

題逸少書

此卷有永足下還來一帖其後云不具釋智永白而云逸少書余觀其語云謹此代申唐末以來乃有此等語而書至不工乃流俗偽造永禪師書耳

又

逸少謂此郡難治云吾何故舍逸而就勞當是為懷祖所檢察耳

又

蘭亭樂毅東方先生三帖皆妙絕雖摹寫屢傳猶有昔人用筆意思比之遺教經則有間矣

題子敬書

子敬雖無過人事業然謝安欲使書宮殿榜竟不敢發口其氣節高逸有足嘉者此書一卷尤可愛

題衛夫人書

衛夫人書既不甚工語意鄙俗而云奉勅勅字從刀館字從舍皆流俗所為耳

題山公啟事帖

此卷有山公啟事使人愛玩尤不與他書比然吾嘗怪山公薦阮咸之清正寡欲咸之所為可謂不然者矣意以謂心迹不相關此最晉人之病也

題衛瓘帖

瓘子本傳有論書勢四篇其詞極美其後與瓘同遇害云

題唐太宗帖

東坡集卷之六  
三  
太宗仇暴如此至於妻子間乃有已欲均死之語固牽於愛者也  
題蕭子雲書

唐太宗評蕭子雲書云行行如紆春蚓字字若縮秋蛇今觀其遺  
跡信虛得名耳

跋庾征西帖

吳道子始見張僧繇畫曰浪得名耳已而坐臥其下三日不能去  
庾征西初不服逸少有家雞野鷲之論後乃以謂伯英再生今不  
逮子敬甚遠正可比羊欣耳

題法帖二

宰相安和殷生無恙宰相當是簡文帝殷生卽浩也耶

杜庭之書爲世所貴重乃不編入何也

題晉武書

昨日閣下見晉武帝書甚有英偉氣乃知唐太宗書時有似之魯  
君之宋呼於埳澤之門門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吾君也  
居移氣養移體信非虛語矣

題羊欣帖

此帖在王文惠公家軾得其摹本於公之子錯以遺吳興太守孫  
莘老使刻石置墨妙亭中

書逸少竹葉帖

王逸少竹葉帖長安水丘氏傳寶之今不知所在三十年前見其摹本於雷壽

跋衛夫人書

此書近妄庸人傳作衛夫人書耳晉人風流豈爾惡耶

跋桓元子書

蜀平天下大慶東兵安其理當早一報此桓子書蜀平蓋討譙縱時也僕喜臨之人間當有數百本也

跋葉致遠所藏永禪師千文

永禪師欲存王氏典刑以爲百家法祖故舉用舊法非不能出新意求變態也然其意已逸於繩墨之外矣云下歐虞殆非至論若復疑其臨放者又在此論下矣

跋王鞏所收藏真書

僧藏真書七紙開封王君鞏所藏君侍親平涼始得其二而兩紙在張鄧公家其後馮公當世又獲其三雖所從分異者不可考然筆勢奕奕七紙意相屬也君鄧公外孫而與當世相善乃得而合之余嘗愛梁武帝評書善取物象而此公尤能自譽觀者不以爲過信乎其書之工也然其爲人儻蕩本不求工所以能工此如沒



人之操舟無意於濟否是以覆却萬變而舉止自若其近於有道者耶

題顏公書畫讚

顏魯公平生寫碑惟東方朔畫讚為清雄字間櫛比而不失清遠其後見逸少本乃知魯公字字臨此書雖小大相懸而氣韻良是非自得於書未易為言此也

題魯公帖

觀其書有以得其為人則君子小人必見於書是殆不然以貌取人且猶不可而况書乎吾觀顏公書未嘗不想見其風采非徒得其為人而已凜乎若見其誦盧杞而叱希烈何也其理與韓非竊斧之說無異然人之字畫丁拙之外蓋皆有趣亦有以見其為人邪正之粗云

題魯公放生池碑

湖州有顏魯公放生池碑載其所上肅宗表云一日三朝大明天子之孝問安侍饌不改家人之禮魯公知肅宗有愧於是也故以此諫孰謂公區區於放生哉

題魯公書草

昨日長安安師文出所藏顏魯公與定襄郡王書草數紙比公他

書尤爲奇特信乎自然動有姿態乃知瓦注賢於黃金雖公猶未免也

書張少公判狀

張旭爲常熟尉有父老訴事爲判其狀欣然持去不數日復有所訴亦爲判之他日復來張甚怒以爲好訟叩頭曰非敢訟也誠見少公筆勢殊妙欲家藏之爾張驚問其詳則其父蓋天下工書者也張由此盡得筆法之妙古人得筆法有所自張以劍器容有是理雷太簡乃云聞江聲而筆法進文與可亦言見蛇鬪而草書此殆謬矣

書張長史草書

張長史草書必俟醉或以爲奇醒卽天真不全此乃長史未妙猶有醉醒之辨若逸少何嘗寄於酒乎僕亦未免此事

跋懷素帖

懷素書極不佳用筆意趣乃似周越之險劣此近世小人所作也而堯夫不能辨亦可怪矣

跋王荆公書

荆公書得無法之法然不可學無法故僕書盡意作之似蔡君謨稍得意似楊風子更放似言法華

跋胡霈然書匣後

唐文皇好逸少書故其子孫及當時士人爭學二王筆法至開元天寶間尤盛而胡霈然最爲工妙以宗明覆有家藏也

跋咸通湖州刺史牒

唐人以身言書判取士故人能書此牒近時待詔所不及況州鎮書史乎元符三年十月十六日

書太宗皇帝急就章

軾近至終南太平宮得觀三聖遺迹有太宗書急就章一卷爲妙絕自古英主少有不工書魯君之宋呼於埳澤之門守者曰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軾於書亦云

書所作字後

獻之少時學書逸少從後取其筆而不可知其長大必能名世僕以爲不然知書不在於筆字浩然聽筆之所之而不失法度乃爲得之然逸少所以重其不可取者獨以其小兒子用意精至猝然掩之而意未始不在筆不然則是天下有力者莫不能書也治平甲辰十月二十七日自岐下罷過謁石才翁君強使書此數幅僕豈曉書而君最關中之名書者幸勿出之令人笑也軾書

書土右草書

王正甫石才翁對韓公章書公言二子一似向馬行頭吹笛座客皆不曉公爲解之若非妙手不敢向馬行頭吹也熙寧元年十二月晦書

題蔡君謨帖

慈雅游北方十七年而歸退老於孤山下蓋十八年矣平生所與往還畧無在者偶出蔡公書簡觀之反覆悲歎耆老凋喪舉世所惜慈雅之嘆蓋有以也

跋蔡君謨書海會寺記

君謨寫此時年二十八其後三十二年當熙寧甲寅軾自杭來臨安借觀而君謨之沒已六年矣明師之齒七十有四耳益聰目明寺益完壯竹林橋上暮山依然有足感嘆者因師之行又念竹林橋看暮山乃人間絕勝之處自馳想耳

論君謨書

歐陽文忠公論書云蔡君謨獨步當世此爲至論言君謨行書第一小楷第二草書第三就其所長而求其所短大字爲小疎也天資旣高輔以篤學其獨步當世宜哉近歲論君謨書者頗有異論故特明之

跋君謨飛白

物一理也通其意則無適而不可分科而醫醫之衰也占色而畫畫之陋也和緩之醫不別老少曹吳之畫不擇人物謂彼長於是則可也曰能是不能是則不可世之書象不兼隸行不及草殆未能通其意者也如君謨真行草隸無不如意其遺力餘意變爲飛白可愛而不可學非通其意能如是乎

跋君謨書賦

余評近歲書以君謨爲第一而論者或不然殆未易與不知者言也書法當自小楷出豈未有能正畫而以行草稱也君謨年二十九而楷法如此知其本末矣

跋君謨書

僕論書以君謨爲當世第一多以爲然然僕終守此說也

題李十八淨因雜書

劉十五論李十八草書謂之鸚哥嬌意謂鸚鵡能言不過數句大率雜以鳥語十八其後稍進以書問僕近日比舊如何僕荅云可作秦吉了也然僕此書自有公在乾侯之態也子瞻書

跋董儲書二首

董儲郎中密州安丘人能詩有名寶元慶曆間其書尤工而人莫知僕以爲勝西臺也

二

密州董儲亦能書近歲未見其比然人猶以爲不然僕固非善書者而世稱之以是知是非之難齊也

跋文與可草書

李公擇初學草書所不能者輒雜以直行劉貢父謂之鸚哥嬌其後稍進問僕吾書比來何如僕對可謂秦吉了矣與可聞之大笑是日坐人爭索與可草書落筆如風初不經意劉意謂鸚鵡之於人言止能道此數句耳十月一日

評草書

書初無意於嘉乃嘉爾草書雖是積學乃成然要是出於欲速古人云忽忽不及草書此語非是若忽忽不及乃是平時亦有意於學此弊之極遂至於周越仲翼無足怪者吾書雖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踐古人是一快也

論書

書必有神氣骨肉血五者闕一不爲成書也

題醉草

吾醉後能作大草醒後自以爲不及然醉中亦能作小楷此乃爲奇耳

題七月二十日帖

江左僧寶索靖七月二十日帖僕亦以是日醉書五紙細觀筆迹與二妙為三每紙皆記年月是歲熙寧十年也

跋楊文公書後

楊文公相去未久而筆迹已難得其為人貴重如此豈以斯人之風不可復見故耶元豐戊午四月十六日題

跋杜初公書

正獻公晚乃學草書遂為一代之絕公書政使不工猶當傳世寶之况其清閑妙麗得昔人風氣如此耶

跋陳隱居書

陳公密出其祖隱居先生之書相示軾聞之蔡君謨先生之書如三公被袞冕立玉墀之上軾亦以為學先生之書如馬文淵所謂學龍伯高之為人也書法備於正書溢而為行草未能正書而能行草猶未嘗莊語而輒放言無是道也

跋歐陽文忠公書

歐陽文忠公用尖筆乾墨作方闊字神采秀發膏潤無窮後人觀之如見其清眸豐頰進趨睥如也

跋歐陽家書

東坡集卷之二十六  
自南方多事以來日夕憂汝得昨日遞中書知與新婦諸孫等各  
安守官無事頓解遠想吾此哀若如常歐陽氏自江南歸明累世  
蒙朝廷官祿吾今又被榮顯致汝等並列官品當思報効偶此多  
事如有差使盡心向前不得避事至於臨難死節亦是汝榮事但  
存心盡公神明自祐汝慎不可思避事也昨書中言欲買朱砂來  
吾不闕此物汝於官下宜守廉何得買官下物吾在官所除飲食  
外不會買一物汝可觀此爲戒也已寒好將息不具吾書送通理  
十二郎

凡人勉強於外何所不至惟考之其私乃見真僞此歐陽文忠

公與其弟姪家書也元豐二年四月十二日蘇軾題

跋陳氏歐帖

承示近文只如此作便得也但古詩中時復要一聯對屬尤見工  
夫并門當因書言去昔選人有陳奇者舉主十六人 仁宗見其  
未嘗歷選調特旨不改官以戒馳騫者初官亦少安之

右陳敏善所藏歐公帖軾聞公之幼子季默編公之牋牘爲一  
集此數帖尤有益於世者當錄以寄季默也

跋錢君倚書遺教經

人貌有好醜而君子小人之態不可掩也言有辯訥而君子小人



東坡集卷之六  
之氣不可欺也。書有工拙而君子小人心不可亂也。錢公雖不學書，然觀其書知其爲挺然忠信禮義人也。軾在杭州與其子世雄爲僚，因得觀其所書佛遺教經，刻石峭峙，有不可回之勢。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訥。今君倚之書，蓋訥云。

書章郇公馮遺教經

章文簡公楷法尤妙，足以見前人篤實謹厚之餘風也。

跋所書清虛堂記

世多藏予書者，而子由獨無有以求之者。衆而子由亦以余書爲可以必取，故每以與人不惜。昔人求書法至拊心嘔血而不獲，求安心法，裸雪沒腰，僅乃得之。今子由旣輕以余書予人，可也。又以其微妙之法，言不待憤悱而發，豈不過哉。然王君之爲人，蓋可與言此者。他人當以余言爲戒。

跋所書摩利支經後

姪安節於元豐庚申六月天水中舟行下峽，常持此經，得脫險難。明年十二月至黃州，見軾乞寫此本，持歸蜀眉。陽蘇軾書。

評楊氏所藏歐蔡書

自顏柳氏沒，筆法衰絕。加以唐末喪亂，人物彫落，磨滅五代文采，風流掃地盡矣。獨楊公凝式筆迹，雄傑有二王顏柳之餘，此真可

東坡全集卷之六  
謂書之豪傑不爲時世所汨沒者國初李建中號爲能書然格韻卑濁猶有唐末以來衰陋之氣其餘未見有卓然追配前人者獨蔡君謨書天資旣高積學深至心手相應變態無窮遂爲本朝第一然行書最勝小楷次之草書又次之大字又次之分隸小劣又嘗出意作飛白自言有翔龍舞鳳之勢識者不以爲過歐陽文忠公書自是學者所共儀刑庶幾如見其人也正使不工猶當傳寶況其精勤敏妙自成一派乎楊君畜二公書過黃州出以相示偶爲評之

雜評

楊凝式書頗類顏行李建中書雖可愛終可鄙雖可鄙終不可棄李國士本無所得舍險瘦一字不成宋宣獻書清而復寒正類李留臺重而復寒俱不能濟所不足蘇子美兄弟俱太俊非有餘乃不足也蔡君謨爲近世第一但大字不如小字草不如真真不如行也

王文甫達軒評書

唐末五代文章卑陋字畫隨之楊公凝式筆爲雄往往與顏柳相上下甚可怪也今世多稱李建中宋宣獻此二人書僕所不曉宋寒而李俗殆是浪得名惟近日蔡君謨天資旣高而學亦至當爲

本朝第一

書贈王文甫

王文甫好典買古書畫諸物今日典端硯及陳歸聖篆字余請攀歸聖例每日持一兩紙典文甫言甚善川僧清悟在旁知狀

書贈王十六

王十六秀才禹錫好蓄余書相從三年得兩牛腰既入太學重不可致乃留文甫許然緘鎖牢甚文甫云相與有瓜葛那得爾耶十六及第當以鳳風字大硯與之請文甫收此爲據十六及第當以石綠天猷爲僕作利市也

記潘延之評予書

潘延之謂子由曰尋常於石刻見子瞻書今見真迹乃知爲顏魯公不二嘗評魯公書與杜子美詩相似一出之後前人皆廢若予書者乃似魯公而不廢前人者也

書贈徐大正

此蔡公家賜紙也建安徐大正得之於公之子穀來求東坡居士草書居士既醉爲作此數紙

得之天下奇男子也世未有用之者然丈夫窮達固自有時耶江湖間有鳥鳴於四五月其聲若云麥熟卽快活今年二麥如雲

此鳥不妄言也

或問東坡草書坡云不會進云學人不會坡云則我也不會

跋李康年篆心經後

江夏李君康年好古博學而小篆尤精以私忌日篆般若心經爲其親追福而求余爲跋尾余聞此經雖不離言語文字而欲以文字見欲以言語求則不可得篆畫之工蓋亦無施於此況所謂跋尾者乎然人之欲薦其親必歸於佛而作佛事當各以其所能雖畫地聚沙莫不具足而況篆字之工若此者即獨忍觀者以字法之工便作勝解故書其末普告觀者莫作是念元豐五年十二月

十三日

跋文與可論草書後

余學草書凡十年終未得古人用筆相傳之法後因見道上鬪蛇遂得其妙乃知顛素之各有所悟然後至於此耳

留意於物往往成趣昔人有好草書夜夢則見蛟蛇糾結數年或書日見之草書則工矣而所見亦可愚與可之所見豈真蛇耶抑草書之精也予平生好與與可劇談大噓此語恨不令與可聞之令其捧腹絕倒也

跋草書後

僕醉後輒作草書十數行覺酒氣拂拂從十指間出也

跋先君與孫叔靜帖

并書

承借示新文及累爲臨訪甚荷勤眷文字已細觀甚善甚善必欲求所未至如中正論引舜爲證此是時文之病凡論意立而理明不必覓事應副誠未之思專此不宜

嘉祐治平間先君編修太常因章禮在京師學者多從講問而孫叔靜兄弟皆篤學能文先君亟稱之先君既歿十有八年軾謫居於黃叔靜自京師過蘄枉道過軾出先君手書以相示軾請受而藏之叔靜不可遂歸之先君平生徃還書疏多口占以授子弟而

此獨其真跡信於叔靜兄弟厚善也耶元豐六年七月十五日軾記

跋先君書送吳職方引

先伯父及第吳公榜中而軾與其子子上再世爲同年契故深矣始先君家居人罕知之者公携其文至京師歐陽文忠公始見而知之公與文忠交蓋久故文忠謫夷陵時贈公詩有落筆妙天下之語軾自黃遷於汝舟過慈湖子上昆仲出此文相示乃泣而書之元豐七年四月十四日軾謹記

跋蔡君謨書

僕嘗論君謨書爲本朝第一議者多以爲不然或謂君謨書爲弱  
此殊非知書者若江南李玉外託勤儉而實無有此真可謂弱者  
世以李玉爲健則宜以君謨爲弱也元豐八年七月四日

記與君謨論書

作字要手熟則神氣完實而有餘韻於靜中自是一樂事然常患  
少暇豈於其所樂常不足耶自蘇子美死遂覺筆法中絕近年蔡  
君謨獨步當世往往謙讓不肯王盟往年予嘗戲謂君謨言學書  
如泝急流用盡氣力不離舊處君謨頗諾以謂能取譬今思此語  
已四十餘年竟如何哉

跋范文正公帖

軾自省事便欲一見范文正公而終不可得覽其遺蹟至於泫然  
人之三亡邦國殄瘁可不哀哉元豐八年九月一日

題陳履常書

此書旣以遺荊州李翹叟繼而立其本後從翹叟借來謄本輒爲  
役夫盜去賣與龍安寺千部院僧盜事覺追取得之後歸翹叟翹  
叟屢來索此卷云恐爲人盜去予謂不然乃果見盜夫不疑於物  
物亦誠焉翹叟一動其心遂果致盜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  
不竊誠然哉

題顏長道書

故人楊元素顏長道孫莘老皆不文而拙書或不可識而孫莘老尤甚不論他人莘老徐觀之亦自不識也三人相見輒以此爲歎今皆爲陳迹使人嘆噫

跋秦少游書

少游近日草書便有東晉風味作詩增奇麗乃知此人不可使閑遂兼百技矣技進而道不進則不可少游乃技道兩進也

跋黃魯直草書

草書祇要有筆霍去病所謂不至學古兵法者爲過之魯直書去病穿城蹋鞠此正不學古兵法之過也學卽不是不學亦不可子瞻書

跋魯直爲王晉卿小書爾雅

魯直以平等觀作欹側字以真實相出游戲法以磊落人書細碎事可謂三反

跋王晉卿所藏蓮華經

經七卷如筋鹿

凡世之所貴必貴其難真書難於飄揚草書難於嚴重大字難於結密而無間小字難於寬綽而有餘今君所藏抑又可珍卷之盈握沙界已周讀未終篇日力可廢乃知蝸牛之角可以戰壘觸棘

刺之端可以刻沐猴嗟嘆之餘聊題其末

書杜介求字

杜幾先以此紙求余書云大小不得過此其意不問工拙但恐字大費紙不能多耳嚴子陵若見當復有賣菜之語無以懲其失言當乾沒此紙也

書贈宗人鎔

宗人鎔貧甚苦吾無以濟之昔年嘗見李駙馬璋以五百千購王夷甫帖吾書不下夷甫而其人則吾之所耻也書此遺生不得五百千勿以予人然事在五百年外賈如是不亦鈍乎然吾一坐六十小劫五百年何足道哉

戲書赫蹠紙

此紙可以鑊錢祭鬼東坡試筆偶書其上後五百年當成百金之直物固有遇不遇也

自評字

昨日見歐陽叔弼云子書大似李北海予亦自覺其如此世或以謂似徐書者非也

跋太宗皇帝御書曆子

京朝官中選三十人充知州而賜以御書曆子臣得此可以爲榮



矣而審官任其事蓋猶有古者選部激濁揚清之風也非太宗皇帝知錢若水之深若水亦自信不疑則三十人者獨獲此賜其能使人心服而無疑乎元祐四年四月十九日龍圖閣直學士臣軾書

跋焦干之帖後

歐陽文忠公言焦子皎潔寒泉水者吾友伯強也泰民徐君濟南之老先生也錢岳仲蓋嘗師之以伯強與泰民往還書疏相示伯強之沒蓋十年矣覽之悵然元祐五年二月十五日書

題劉景文所收歐公書

處處見歐陽文忠書厭軒冕思歸而不可得者十常八九乃知士大夫進易而退難可以爲後生汲汲者之戒元祐五年三月八日偶與楊次公同過劉景文景文出此書僕與次公皆文忠客也次公又効其抵掌談笑使人感嘆不已

題歐陽帖

歐陽公書筆勢險勁字體新麗自成一家然公墨跡自當爲世所寶不待筆畫之工也文忠公得謝其喜如此以是知士非進身之難乞身之難也

跋劉景文歐公帖

此數十紙皆文忠公衝口而出縱手而成初不加意者也其文采字畫皆有自然絕人之姿信天不之奇蹟也

題蘇才翁草書

才翁草書真迹當爲歷世之寶然李白草書歌廼唐末五代効禪月而不及者云牋麻絹素排數箱村氣可掬也

題所書東海若後

軾久欲書柳子厚所作東海若一篇刻之石置之淨住院無量壽佛堂中元祐六年二月九日與海陵曹輔開封劉季孫永嘉侯臨會堂下遂書以遺僧從本使刻之

題所書歸去來詞後

毛國鎮從予求書且曰當於林下展玩故書陶潛歸去來以遺之然國鎮豈林下人也哉譬如今之紈扇多畫寒林雪竹當世所難得者正使在廟堂之上尤可觀也矣

題張乖崖書後

以寬得愛愛止於一時以嚴得畏畏止於力之所及故寬而見畏嚴而見愛皆聖賢之難事而所及者遠矣張忠定公治蜀用法之嚴似諸葛孔明諸葛孔明與公遺愛皆至今蓋尸而祝之社而稷之元祐六年閏六月十三日過陳見公之會孫祖以軾蜀人德公

宜深故出公遺墨求書其後

跋勾信道郎中集朝賢書夾頌金剛經

乙巳至今二十八年書經三十二大逝者幾三之二矣夢幻之喻非虛言也惟一念歸向之善歷劫不壞在在處處常爲善友元祐七年正月二十二日

跋舊與辨才書

軾平生與辨才道眼相照之外緣契冥符者多矣始以五年九月三十日入山相對終日留此數紙明年是日在潁州作書與之有少留山中勿便歸安養之語而師寔以是日化去又明年其徒惟楚携此軸來爲一太息五月十一日書

跋陳瑩中題朱表臣歐公帖

敬其人愛其字文忠公之賢天下皆知使嘉祐以前見其書者皆如今日則朋黨之論何自興元祐元年四月延平陳瓘書

美哉瑩中之言也仲尼之存或削其跡夢奠之後履藏千載文忠公讀石守道文集有云後世苟不公至今無聖賢公歿之後二十餘年憎愛一衰議論乃公亦何待後世乎紹聖元年五月書

書王奧所藏太宗御書後

日行于天委照萬物之上光氣所及或流爲慶雲結爲丹砂初豈

東坡集卷之六  
有意哉太宗皇帝以武功定禍亂以文德致太平天縱之能溢于  
筆墨摘藻尺素之上弄翰團扇之中散流人間者幾何矣而三槐  
王氏得之爲多子孫世守之遂爲希代之寶文正之孫懿敏之子  
奧出以示臣軾敬拜手稽首書其後

書張長史書法

世人見古德有見桃花悟者便爭頌桃花便將桃花作飯喫喫此  
飯五十年轉沒交涉正如張長史見擔夫與公主爭路而得草書  
之法欲學長史書日就擔夫求之豈可得哉

書歸去來詞贈契順

余謫居惠州子由在高安各以一子自隨餘分寓許昌宜興嶺海  
隔絕諸子不聞余耗憂愁無聊蘇州定慧院學佛者卓契順謂邁  
日子何憂之甚惠州不在天上行卽到耳當爲子將書問之紹聖  
三年三月二日契順涉江度嶺徒行露宿僵仆瘴霧薰面墮足以  
至惠州得書徑還余問其所求荅曰契順惟無所求而後來惠州  
若有求當走都下矣苦問不已乃曰昔蔡明遠都陽一校耳顏魯  
公絕糧江淮之間明遠載米以周之魯公憐其意遺以尺書天下  
至今知有明遠也今契順雖無米與公然區區萬里之勤儻可以  
援明遠例得數字乎余欣然許之獨愧名節之重字畫之好不逮

魯公故爲書淵明歸去來詞以遺之庶幾契順託此文以不朽也  
跋所贈曇秀書

曇秀來惠州見東坡將去坡曰山中人見公還必求土物何以與  
之秀曰鵝城清風鶴嶺明月人人送與只恐他無着處坡曰不如  
將幾紙字去每人與一紙但向道此是法言華書裏頭有災福

題所書寶月塔銘 并魯直跋

余撰寶月塔銘使澄心堂紙鼠鬚筆李庭珪墨皆一代之選也舟  
師不遠萬里來求予銘予亦不孤其意紹聖三年正月十二日東  
坡老人書

塔銘小字如季海得意時書書字雖工拙在人要須年高手硬  
心意閑澹乃入微耳庭堅書

書天蓬呪

紹聖三年端午惠州道士鄒葆光云今日今月皆甲午而午時當  
庚甲合人之遇此也難請書天蓬神呪予嘉其意乃爲齋戒書之  
跋山谷草書

曇秀來海上見東坡出黔安居士草書一軸問此書如何坡云張  
融有言不恨臣無二王法恨二王無臣法吾於黔安亦云他日黔  
安當捧腹軒渠也丁丑正月四日

跋希白書

希白作字自有江左風味故長沙法帖比淳化待詔所摹爲勝世俗不察爭購閣本誤矣此逸少一卷爲尤妙庚辰七月合浦官舍借觀

題自作字

東坡平時作字骨撐肉肉沒骨未嘗作此瘦妙也宋景文公自名其書鐵綫若東坡此帖信可謂三蘭已矣元符三年九月二十四日游三州崑回舟中書

書舟中作字

將至曲江船上灘欹側撐者百指篙聲石聲犖然四顧皆濤瀨士無人色而吾作字不少衰何也吾更變亦多矣置筆而起終不能一事孰與且作字乎

書沈遼智靜大師影堂銘

鄰舍有睿睿寺僧不求其書而獨求予非惟不敬東家亦有不敬西家耶

論沈遼米芾書

自君謨死後筆法衰絕沈遼少時本學其家傳師者晚乃譚之自云學子敬病其似傳師也故出私意新之遂不如尋常人近日米

芾行書王鞏小草亦頗有高韻雖不逮古人然亦必有傳於世也  
跋所書園通偈

軾遷嶺海七年每遇私忌齋僧供佛多不能如舊今者北歸舟行  
豫章彭蠡之間遇先妣成國太夫人程氏忌日復以阻風滯留齋  
薦尤不嚴具敬寫楞嚴經中文殊師利法王所說園通偈一篇少  
伸追徃之懷行當過廬山以施山中有道者建中靖國元年四月  
八日書

跋歐陽文忠公書

賀下不賀上此天下通語士人歷官一任得外無官諂中無所愧  
於心釋肩而去如大熱遠行雖未到家得清涼館舍一解衣漱濯  
已足樂矣況於致仕而歸脫冠珮訪林泉顧平生一無可恨者其  
樂豈可勝言哉余出入文忠門最久故見其欲釋位歸田可謂切  
矣他人或苟以藉口公發於至情如饑者之念食也顧勢有未可  
者耳觀與仲義書論可去之節三至欲以得罪病告去君子之欲  
退其難如此可以爲進者之戒

書篆髓後

榮陽鄭惇方字希道作篆髓六卷字義一篇凡古今字說班楊賈  
許二李二徐之學其精者皆在皆有未盡傳以新意然皆有所考

本不用意斷曲說其疑者蓋闕焉凡學術之邪正視其為人鄭君  
 信厚君子也其言宜可信余嘗論學者之有說文如醫之有本草  
 雖草木金石各有本性而醫者用之所配不同則寒溫補瀉之效  
 隨用各別而自漢以來學者多以一字考經字同義異皆欲一之  
 彫刻采繪必成其說是以六經不勝異說而學者疑焉孔子曰夫  
 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則聞為小人而詩曰允矣君子  
 展也大成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則聞為君子又曰君子周而不比  
 則比為善有子曰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則所謂和  
 者同而已矣而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若此者多矣喪欲速貧死  
 欲速朽此以八字成文然猶不可一日言各有當也而況欲以一  
 字一之耶余愛鄭君之學簡而通故私附其後

書唐氏六家書後

永禪師書骨氣深穩體兼衆妙精能之至反造疎淡如觀陶彭澤  
 詩初若散緩不收反覆不已乃識其奇趣今法帖中有云不且釋  
 智永白者誤收在逸少部申然亦非禪宗書也云謹此代申此乃  
 唐末五代流俗之語耳而書亦不工歐陽率更書妍緊拔羣尤工  
 於小楷高麗遣使購其書高祖歎曰彼觀其書以為魁梧奇偉人  
 也書非知書者凡書象其為人率更貌寒寢敏悟絕人今觀其書



勁嶮刻厲正稱其貌耳褚河南書清遠蕭散微雜隸體古之論書者兼論其平生苟非其人雖工不貴也河南固忠臣但有譖殺劉洎一事使人怏怏然余嘗攷其實恐劉洎末年偏忿實有伊霍之語非譖也若不然馬周明其無此語太宗獨誅洎而不問周何哉此殆天后朝許李所誣而史官不能辨也張長史草書穎然天放略有點畫處而意態自足號稱神逸今世稱善草書者或不能真行此大妄也真生行行生草真如立行如行草如走未有未能行立而能走者也今長安猶有長史真書郎官石柱記作字簡遠如晉宋間人顏魯公書雄秀獨出一變古法如杜子美詩格力天縱

奄有漢魏晉宋以來風流後之作者殆難復措手柳少師書本出於顏而能自出新意一字百金非虛語也其言心正則筆正者非獨諷諫理固然也世之小人書字雖工而其神情終有眦眦側媚之態不知人情隨想而見如韓子所謂竊斧者乎抑真爾也然至使人見其書而猶憎之則其人可知矣余謫居黃州唐林夫自湖口以書遺余云吾家有此六人書子爲我略評之而此其後林夫之書過我遠矣而反求於予何哉此又未可曉也元豐四年五月十一日眉山蘇軾書

書若達所書經後

東坡集卷三  
懷楚比丘示我若達所書二經經爲幾品品爲幾偈偈爲幾句句  
爲幾字字爲幾畫其數無量而此字畫平等若一無有高下輕重  
大小云何能一以忘我若故不忘我一畫之中已現二相而況多  
畫如海上沙是誰磋磨自然勻平無有愈細如空中雨是誰揮灑  
自然蕭散無有疎密咨爾楚達若能一念了是法門於刹那頃轉  
八十藏無有忘失一句一偈東坡居士說是法已復還其經

書孫元忠所書華嚴經後

余聞世間凡富貴人及諸天龍鬼神具大威力者脩無上道難造  
種種福業易所發菩提心旋發旋忘如飽滿人厭棄飲食所作福

業舉意便成如一滴水流入世間卽爲江河是故佛說此等直可  
畏怖一念差失萬劫墮壞一切龍服地行天飛佛在依佛佛成依  
僧皆以是故維鎮場五山子龍靈變莫測常依覺實二大比丘有  
大檀越孫溫靖公實能致龍與相賔友曰雨曰霽惟公所欲公之  
與此二大比丘及此二龍必同事佛皆受佛記故能於未來世各  
以願力而作佛事觀公奏疏本欲爲龍作廟又恐血食與龍增業  
故上乞度僧以奉祠宇公之愛龍如愛其身祇令作福不令造業  
若推此心以及世間待物如我待我如物子知此人與佛無二覺  
既圓寂公亦棄世其子元忠爲公親書華嚴經八十卷累萬字無

東坡集卷之六十七  
有一點一畫見怠憊相人能攝心一念專靜便有無量感應而元  
忠此心盡八十卷終始若一子知諸佛悉已見聞若以此經置此  
山中則公與之士若龍在在處處皆當相見其度衆生無有窮盡  
而元忠與子亦當與焉

東坡集卷之六十七

題跋畫

眉山蘇軾東坡氏著

題鳳翔東院王畫壁

嘉祐癸卯上元夜來觀王維摩詰筆時夜已闌殘燈耿然畫僧踞  
踞欲動恍然久之

書摩詰監田烟雨圖

味摩詰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畫畫中有詩詩曰藍谿白石出  
玉川紅葉稀山路元無雨空翠濕人衣此摩詰之詩或曰非也好  
事者以補摩詰之遺

跋文與可墨竹

自時與可墨竹見精練良紙輒憤筆揮灑不能自已坐客爭奪持去與可亦不甚惜後來見人設置筆研卽逡巡避去人就求索至終歲不可得或問其故與可曰吾乃者學道未至意有所不適而無所遣之故一發於墨竹是病也今吾病良已可若何然以余觀之與可之病亦未得爲已也獨不容有不發乎余將伺其發而掩取之彼方以爲病而吾又利其病是吾亦病也熙寧庚戌七月二十一日子瞻書通叔篆

李元直長安人其先出於唐讓帝學篆書數十年覃思甚苦曉

字法得古意用鈔鋒筆縱手疾書初不省度見余所藏與可墨竹求題其後因戲書此數百言通叔其字云

書李將軍三驥馬圖

唐李將軍思訓作明皇摘瓜圖嘉陵山川帝乘赤驃起三驥與諸王及嬪御十數騎出飛仙嶺下初見平陸馬皆若驚而帝馬見小橋作裴徊不進狀不知三驥謂何後見岑嘉州詩有衛節度赤驃歌云赤髯胡雛金剪刀平明剪出三驥高乃知唐御馬多剪治而三驥其飾也

書吳道子畫後

知者創物能者述焉非一人而成也君子之於學百工之於技自三代歷漢至唐而備矣故詩至於杜子美文至於韓退之書至於顏魯公畫至於吳道子而古今之變天下之能事畢矣道子畫人物如以燈取影逆來順往旁見側出橫斜平直各有乘除得自然之數不差毫末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所謂遊刃餘地運斤成風蓋古今一人而已余於他畫或不能必其主名至吳道子望而知其真偽也然世罕有真者如史全叔所藏平生蓋一二見而已元豐八年十一月七日書

書李伯時山莊圖後

或曰龍眠居士作山莊圖使後來入山者信足而行自得道路如見所夢如悟前世見山中泉石草木不問而知其名遇山中漁樵隱逸不名而識其人此豈強記不忘者乎曰非也畫日者常疑餅非忘日也醉中不以鼻飲夢中不以趾捉天機之所合不强而自記也居士之在山也不留於一物故其神與萬物交其智與百工通雖然有道有藝有道而不藝則物雖形於心不形於手吾嘗見居士作華嚴相皆以意造而與佛合佛菩薩言之居士畫之若出一人況自畫其所見者乎

書朱象先畫後

松陵人朱君象先能文而不求舉善畫而不求售曰文以達吾心  
畫以適吾意而已昔閻立本始以文學進身卒蒙畫師之耻或者  
以是爲君病余以謂不然謝安石欲使王子敬書太極殿榜以帝  
仲將事諷之子敬曰仲將魏之大臣理必不爾若然者有以知魏  
德之不長也使立本如子敬之高其誰敢以畫師使之阮千里善  
彈琴無貴賤長幼皆爲彈神氣冲和不知向人所在內兄潘岳使  
彈終日達夜無忤色識者知其不可榮辱也使立本如千里之達  
其誰能以畫師辱之今朱君無求於世雖王公貴人其何道使之  
遇其解衣盤礴雖余亦得攫攘其傍也元祐五年九月十八日東

坡居士書

題趙屺屏風與可竹

與可所至詩在口竹在手來京師不及歲請郡還鄉而詩與竹皆  
西矣一日不見使人思之甚回日嚴冷可使靜險躁厚鄙薄今相  
去數千里其詩可求其竹可乞其所以靜厚者不可致此予所以  
見竹而歎也

跋蒲傳正燕公山水

畫以人物爲神花竹禽魚爲妙宮室器用爲巧山水爲勝而山水  
以清雄竒富變態無窮爲難燕公之筆渾然天成粲然日新已離

畫工之度數而得詩人之清麗也熙寧六年六月 日

跋吳道子地獄變相

道子畫聖也出新意於法度之內寄妙理於豪放之外蓋所謂游刃餘地運斤成風者耶觀地獄變相不見其造業之因而見其受罪之狀悲哉悲哉能於此間一念清淨豈無脫理但恐如路傍草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耳元豐六年七月十日齊安臨臯亭借觀

跋與可紈竹

紈竹生於陵陽守居之北崖蓋岐竹也其一未脫籜爲蝸所傷其一困於嵌崿是以爲此狀也吾亡友文與可爲陵陽守見而異之以摹圖其形余得其摹本以遺玉冊宮祁永使刻之石以爲好事者動心駭目詭特之觀且以想見亡友之風節其屈而不撓者蓋如此云

書黃筌畫雀

黃筌畫飛鳥頸足皆展或曰飛鳥縮頸則展足縮足則展頸無兩展者驗之信然乃知觀物不審者雖畫師且不能況其大者乎君子是以務學而好問也

書戴嵩畫牛

蜀中有杜處士好書畫所寶以百數有戴嵩牛一軸尤所愛錦囊  
玉軸常以自隨一日曝書畫有一牧童見之拊掌大笑曰此畫鬪  
牛也牛鬪力在角尾插入兩股間今乃掉尾而鬪謬矣處士笑而  
然之古語有云耕當問奴織當問婢不可改也

跋趙雲子畫

趙雲子畫筆畧到而意已具工者不能然託於樵陋以戲侮來者  
此柳下惠之不恭東方朔之玩世滑稽之雄乎或曰雲子蓋度世  
者蜀人謂狂雲猶曰風雲耳

跋艾宣畫

金陵艾宣畫翎毛花竹爲近歲之冠旣老筆迹尤奇雖不復精勻  
而氣格不凡今尚在然眼昏不能復運筆矣嘗見此物各爲賦一  
首云

書畫壁易石

靈壁出石然多一而劉氏園中砌臺下有一株獨巉然反覆可觀  
作麋鹿宛頸狀東坡居士欲得之乃畫臨華閣壁作醜石風竹主  
人喜乃以遺予居士載歸陽羨元豐八年四月六日

書陳懷立傳神

傳神之難在於目顧虎頭云傳神寫照都在阿堵中其次在顧頰



吾嘗於燈下顧見頰影使人就壁畫之不作眉目見者皆失笑知其爲吾也目與顴頰似餘無不似者眉與鼻口蓋可增減取似也傳神與相一道欲得其人之天法當於衆中陰察其舉止今乃使具衣冠坐注視一物彼欲容自持豈復見其天乎凡人意思各有所在或在眉目或在鼻口虎頭云頰上加三毛覺精采殊勝則此人意思蓋在須頰間也優孟學孫叔敖抵掌談笑至使人謂死者復生此豈能舉體皆似耶亦得其意思所在而已使畫者悟此理則人人可謂顧陸吾嘗見僧惟真畫魯公初不甚似一日往見公歸而喜甚曰吾得之矣乃於眉後加三紋隱約可見作仰首上視眉揚而顴蹙者遂大似南都人陳懷立傳吾神衆以爲得其全者懷立舉止如諸生蕭然有意於筆墨之外者也故以所聞者助發之

跋畫苑

君厚畫苑處不充篋筥出不汗牛馬明窻淨几有坐臥之安高堂素壁無舒卷之勞而人物禽魚之變態山川草木之奇姿粲然陳前亦好事者之一適也元祐二年二月八日平叔借觀子瞻書

跋宋漢傑畫

僕曩與宋復古游見其畫瀟湘晚景爲作三詩其畧云逕遙迢後

崦水會赴前溪復古云子亦善畫也耶今其猶子漢傑亦復有此  
學假之數年當不減復古元祐三年四月五日書

又跋漢傑畫山

唐人王摩詰李思訓之流畫山川峯麓自成變態雖蕭然有出塵  
之姿然頗以雲物間之作浮雲香靄與孤鴻落照滅沒於江天之  
外舉世宗之而唐人之典刑盡矣近歲惟范寬稍存古法然微有  
俗氣漢傑此山不古不今稍出新意若為之不已當作着色山也

又

觀士人畫如閱天下馬取其意氣所到乃若畫工往往只取鞭策

皮毛槽櫪芻秣無一點俊發看數尺許便卷漢傑真士人畫也

跋李伯時卜居圖

定國求余為寫杜子美寄贊上人詩且令李伯時圖其事蓋有歸  
田意也余本田家少有志丘壑雖為搢紳奉養猶農夫然欲歸者  
蓋十年勤請不已僅乃得郡士大夫逢時遇合至卿相如反掌惟  
歸田古今難事也定國識之吾若歸田不亂鳥獸當如陶淵明定  
國若歸豪氣不除當如謝靈運也

跋李伯時孝經圖

觀此圖者勿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矣筆迹之妙不減顧陸至第十

八童人子之所不忍者獨寄其髣髴非有道君子不能為殆非願陸之所及

跋盧鴻學士草堂圖

此唐盧丞相段文昌本今在內侍都知劉君元方家元祐三年七月予館伴北使於都亭驛劉以示予為賦此篇迨過遠來省書令同作

跋南唐剔耳圖

王晉卿嘗暴得耳龍意不能堪求方於僕僕荅之云君是將種斷頭穴骨當無所惜兩耳堪作底用割捨不得限三日疾去不去割取我耳晉卿洒然而悟三日病良已以頌示僕云老婆心急頻相勸性難只得三日限我耳已校君不割且喜兩家摠平善今見定國所藏挑耳圖云得之晉卿聊識此

跋摘瓜圖

元稹望雲騅歌云明皇當時無此馬不免騎驢來幸蜀信如稹言豈有此權奇蹠蹶與嬪御摘瓜山谷間如思訓之圖乎然祿山之亂崔圓在蜀儲設甚備騎驢當時虛語耳

書唐各臣像

李衛公言唐儉輩不足惜觀其容貌殆非所謂名下無虛士

書許道寧畫

秦人有屈鼎筆者許道寧之師善分布澗谷間見屈曲之狀然有筆而無思致林木皆掩靄而已道寧氣格似過之學不及也

書黃魯直畫跋後三首

遠近景圖

此圖燕貴之來昆仍雲也窮山野水亦是林下人窠窟然烈風偃草木客子當藏舟入浦激中強人力牽挽欲何之耶雙井永思堂書

舟未行而風作固不當行若中途遇風不盡力牽挽以投浦岸當何之耶魯直怪舟師不善預相風色可也非畫師之罪紹聖二年正月十一日惠州思無邪齋書

北齊校書圖

往在都下駙馬都尉王晉卿時時送書畫來作題品輒貶剝令一錢不直晉卿以為言庭堅曰書畫以韻為主足下囊中物非不以千錢購取所病者韻耳收書畫者觀乎此語三十年後當少識書畫矣元祐九年四月戊辰永思堂書

畫有六法賦彩拂澹其一也工尤難之此畫本出國手止用墨筆蓋唐人所謂粉本而近歲畫師乃為賦彩使此六君子者皆涓然

作何郎傅粉面故不爲魯直所取然其實善本也紹聖二年正月  
十日思無邪齋書

右軍斫膾圖

徐彥和送此本來云是王右軍斫膾圖予觀此榻上偃蹇者定不  
解書蘭亭序也右軍在會稽時桓溫求側理紙庫中有五十萬盡  
付之計此風神必有富饒之姿耳永思堂書

謝安石人物爲江左第一然其爲政殊未可逸少意作書譏誚殆  
欲痛哭此所謂君子愛人以德者以紙五十萬與桓溫何足道此  
乃史官之陋而魯直亦云爾何哉書生見五十萬紙足了一世舉

以與人真與事耳本傳又云蘭亭之會或以比金谷而以逸少比  
季倫逸少聞之甚喜金谷之會皆望塵之友也季倫之於逸少如  
鴟鵂之於鴻鵠尚不堪作奴而以自比決是晉宋間妄語史官許  
敬宗真人奴也見季倫金多以爲賢於逸少今魯直又怪畫師不  
能得逸少高韻豈不難哉余在惠州徐彥和寄此畫求余跋尾書  
此以發千里一笑紹聖二年正月十二日東坡居士書

跋醉道士圖并章子厚跋

僕素不喜酒觀正父醉士圖以甚畏執盃持耳翁也子瞻書

僕觀醉道士圖展卷末諸君題名至子瞻所題發噱絕倒子厚書

再跋

熙寧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再過長安會正父於母清臣家再觀  
醉士圖見子厚所題知其爲子喙也持耳翁余固畏之若子厚乃  
求其持而不得者他日再見當復一喙時與清臣堯夫子由同觀  
子瞻書

酒中固多味恨知之者寡耳若持耳翁已太苛矣子瞻性好山水  
尚不肯渡仙遊潭況於此而知味乎宜其畏也正父赴豐國時子  
厚令武進復題此以繼子瞻之後已酉端午後一日

書墨以下俱  
紙墨

余蓄墨數百掬暇日輒出品試之終無黑者其間不過一二可入  
意以此知世間佳物自是難得茶欲其白墨欲其黑方求黑時嫌  
漆白方求白時嫌雪黑自是人不會事也

試墨

世人言竹紙可試墨誤矣當於不宜紙上竹紙蓋宜墨若池歛精  
白玉板乃真可試墨若於此紙上黑無所不黑矣褪墨石硯上研  
精白玉板上書凡墨皆政矣

書徠煤墨

徠徠珠子煤自然有龍麝氣以水調勻以刀圭服龍已鬲氣除痰

飲專用此一味阿膠和之擣數萬杵卽爲妙墨不俟餘法也陳公  
弼在汶上作此墨謂之黑龍髓後人盜用其名非也

記李公擇惠墨

李公擇惠此墨半丸其印文云張方剛豈墨匠姓名耶云得之高  
麗使者其墨鮮光而淨豈滅李廷珪父子乎試復觀之勸君不好  
書而自論墨拳拳如此乃知此病吾輩同之可以一笑

記李方叔惠墨

李方叔遺墨二十八丸皆麝香氣襲人云是元存道曾倅陰平得  
麝數十臍皆盡之於墨雖近歲貴人造墨亦未有用爾許麝也

書清悟墨

川僧清悟遇異人傳墨法新有名江淮間人未甚貴之予與王文  
甫各得十九丸用海東羅文麥光紙作此大字數紙堅韌異常可傳  
五六百年意使清悟託此以不朽也

書張遇潘谷墨

寄王禹錫

麝香張遇墨兩丸或自內廷得之以見遺藏之久矣今以奉寄制  
作精至非常墨所能髣髴請珍之請珍之又大小八九此潘谷與  
一貴人造者各旣死不可復得宜寶秘也

書龐安時見遺廷珪墨

吾蓄墨多矣其間數丸云是廷珪造雖形色異衆然歲久墨之亂  
真者多皆疑而未決也有人蓄此墨再世矣不幸遇重病醫者龐  
安時愈之不敢取一錢獨求此墨已而轉遺余求書數幅而已安  
時斲水人術學造妙而有實行大類蜀人單驤善療奇疾字安常  
知古今刪錄張仲景已後傷寒論極精審其療傷寒蓋萬全者也

書呂行甫墨顛

呂希彥行甫相門子行義有過人者不幸短命死矣平生藏墨士  
大夫戲之爲墨顛功甫亦與之善出其所遺墨作此數字

書李公擇墨蔽

李公擇見墨輒奪相知間抄取殆遍近有人從渠許來云懸墨滿  
室此亦通人之一蔽也余嘗有詩云非人磨墨磨人此語殆可  
凄然云

書李憲臣藏墨

余爲鳧繹顏先生作集引其子復長道以李廷珪墨見遺形制絕  
類此墨以金塗龍及銘云李憲臣新蓄賜墨也此墨最久而黑如  
此殆是真耶

書石昌言愛墨

石昌言蓄廷珪墨不許人磨或戲之云子不磨墨墨當磨子今昌



身以集卷之七  
言墓木拱矣而墨故無恙可以爲好事者之戒

書沈存中石墨

陸士衡與士龍書云登銅雀臺得曹公所藏石墨數甕今分寄一螺大業拾遺記宮人以蛾綠畫眉亦石墨之類也近世無復此物沈存中帥鄜延以石燭烟作墨堅重而黑在松烟之上曹公所藏豈此物也耶

書所造油烟墨

凡烟皆黑何獨油烟爲墨則白蓋松烟取遠油烟取近故爲烟所灼而白耳予近取油烟纔積便掃以爲墨皆黑殆過於松煤俱調不得法不爲佳墨然則非烟之罪也

書別造高麗墨

余得高麗墨碎之雜以潘谷墨以清悟和墨法劑之爲握子殊可用故知天下無棄物也在處之如何爾和墨惟膠當乃佳膠當而不失清和乃爲難耳清悟墨膠水寒之可切作水精膾也

書馮當世墨

馮當世在西府使潘谷作墨銘云樞庭東閣此墨是也阮孚云一生當着幾緡屐僕云不知當用幾丸墨人常借墨不磨終當爲墨所磨

書懷民所遺墨

世人論墨多貴其黑而不取其光光而不黑固爲棄物若黑而不光索然無神采亦復無用要使其光清而不浮湛湛如小兒目精乃爲佳也懷民遺墨二枚其陽云清烟煤法墨其陰云道卿既黑而光殆如前所云者書以報之

書求墨

阮生云未知一生當着幾緡屐吾有佳墨七十九而猶求取不已不近愚耶

書雪堂義墨

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駙馬都尉王晉卿致墨二十六丸凡十餘品雜研之作數十字以觀其色之深淺若果佳當擣合爲一品亦當爲佳墨予昔在黃州鄰近四五郡皆送酒予合置一器中謂之雪堂義樽今又當爲雪堂義墨耶

書北虜墨

雲庵有墨銘云陽崑鎮造云是北虜墨陸

奉使得之者

書廷珪墨

昨日有人出墨數寸僕望見知其爲廷珪也凡物莫不然不知者如烏之雌雄其知之者如烏鵲也

記奪魯直墨

黃魯直學吾書輒以書名於時好事者爭以精紙妙墨求之常携古錦囊滿中皆是物也一日見過探之得承曼墨半挺魯直甚惜之曰羣兒賤家雞嗜野鷺遂奪之此墨是也元祐四年三月四日

書茶墨相反

茶欲其白常患其黑墨則反是然墨磨隔宿則色暗茶碾過日則香減頗相似也茶以新爲貴墨以古爲佳又相反矣茶可於口墨可於目蔡君謨老病不能飲則烹而玩之呂行甫好藏墨而不能書則時磨而小啜之又可以發來者之一笑也

記溫公論茶墨

司馬溫公嘗曰茶與墨政相反茶欲白墨欲黑茶欲重墨欲輕茶欲新墨欲陳予曰二物之質誠然然亦有同者公曰謂何予曰竒茶妙墨皆香是其德同也皆堅是其操同也譬如賢人君子妍醜黔皙之不同其德操韞藏實無以異公笑以爲是

元祐五年十月二十六日醇老全翁元之敦夫子瞻同游南屏寺寺僧謙出竒茗如玉雪適會二衢蔡熙之子珣出所造墨黑如漆墨欲其黑茶欲其白物轉顛倒未知孰是大衆一笑而去

書柳氏試墨

昨日有人點第一綢龍團香味十倍常茶如使諸葛鼠須筆金闌  
子入手不似有鋒刃惟有此物似之元祐八年三月十八日過柳  
仲遠試墨書此此墨云文公檜黽臆不知其所謂也

書李承晏墨

近時士大夫多造墨墨工亦盡其技然皆不逮張李古劑獨二谷  
亂真蓋亦竊取其形製而已吳子野出此墨云是孫準所遺李承  
晏真物也當以色考之仍以數品比較乃定真偽耳紹聖丙子十  
二月二十一日書

書潘谷墨

賣墨者潘谷余不識其人然聞其所為非市井人也墨既精妙而  
價不二十或不持錢求墨不計多少與之此豈徒然者哉余嘗與  
詩云一朝入海尋李白空看人開畫墨仙一日忽取欠墨錢券焚  
之飲酒三日發狂浪走遂赴井死人下視之蓋跌坐井中手尚持  
數珠也見張元明言如此

試東野暉墨

世言蜀中冷金陵最宜為墨非也惟此紙難為墨嘗以此紙試墨  
惟李廷珪乃黑此墨究人東野暉所製每枚必十千信亦非凡墨  
之比也

書裴言墨

潘谷郭玉裴言皆墨工其精粗次第如此此裴言墨也此常墨差勝云是與曹王製者當由物料精好故耶

書王君佐所蓄墨

君佐所蓄新羅墨甚黑而不光當以潘谷墨和之乃為佳絕今時士大夫多貴蘇浩然墨浩然本用高麗煤雜遠烟作之高麗墨若獨使如研土灰耳

書潘衡墨

金華潘衡初來儋耳起竈作墨得烟甚豐而墨不甚精予教其作

遠突竈竈得烟幾減半而墨乃爾其印文曰海南松煤東坡法墨皆精者也常當防墨工盜用印使得墨者疑耳此墨出灰池中未五日而色已如此日久膠定當不減李廷珪張遇也元符二年四月十七日

書海南墨

此墨吾在海南親作其墨與廷珪不相下海南多松松多故煤富煤富故有擇也

記海南作墨

己卯臘月二十三日墨竈火發幾焚屋救滅遂罷作墨得佳墨大

小五百丸入漆者幾百丸足以了一世仍以遺人所不知者何人也餘松明一車仍以照夜二十八日之鼓作此紙

書孫叔靜常和墨

孫叔靜用劔脊墨極精妙其文曰太室常和常和蓋少室間道人也賣墨收其贏以起三清殿墨甚堅而黑近歲善墨唯朱覲及此耳覲九華人

記王晉卿墨

王晉卿造墨用黃金丹砂墨成價與金等三衢蔡瑄自煙煤膠外一物不用特以和劑有法甚黑而光殆不減晉卿胡人謂犀黑暗象白暗可以名墨亦可以名茶

書鄭君乘絹紙

僕謫居黃州鄭元輿君乘亦官才黃一日以此紙一軸求僕書云有故人孟陽酷好君書屬予多爲求之仍出孟君書數紙其人亦善用筆落筆灑然雖僕何以加之鄭君言其意勤甚殆不可不許後數日適會中秋僕與客飲江亭醉甚乃作此數紙時元豐四年也明日視之乃絹也然古者本謂絹紙近世失之云

書六合麻紙

成都浣花溪水清滑勝常以漚麻楮作牋紙潔白可愛數十里外

便不堪造信水之力也揚州有蜀岡岡上有大明寺井知味者以謂與蜀水相似西至六合岡盡而水發合爲大溪溪左右居人亦造紙與蜀產不甚相遠自十年以來所產益多工亦益精更數十年當與蜀紙相亂也

書布頭牋

川牋取布機餘經不受繡者治作之故名布頭牋此紙冠天下六合人亦作終不佳

書海苔紙

昔人以海苔爲紙今無復有今人以竹爲紙亦古所無有也付子

過

予自謂此字不惡然後世觀之必疑其爲模本也

書石晉筆仙

以下俱筆視

石晉之末汝州有一士不知姓名每夜作筆十管付其家至曉闔戶而出面街鑿壁實以竹筒如引水者有人置三十錢則一筆躍出以勢力取之莫得也筆盡則取錢携一壺買酒吟嘯自若率嘗如此凡三十載忽去不知所在又數十年復有見之者顏貌如故人謂之筆仙人

書諸葛筆

宣州諸葛氏筆擅天下久矣縱其間不甚佳者終有家法如北苑  
茶內庫酒教坊樂雖弊精疲神欲強學之而草野氣終不可脫

書錢塘程奔筆

近年筆工不經師匠妄出新意擇毫雖精形製詭異不與人手謀  
獨錢塘程奔所製有三十年先輩意味使人作字不知有筆亦是  
一快吾不久行當致數百枝而去北方無此筆也

記南兔毫

余在北方食麀兔極美及來兩浙江淮此物稀少宜其益珍每得  
食率少味及微腥有魚蝦氣聚其皮數十以易筆於都下皆以此  
南兔不經霜雪毫漫不可用乃知此物本不產陂澤間也

記都下熟毫

近日都下筆皆圓熟少鋒雖軟美易使然百字外力輒衰蓋製毫  
太熟使然也粥筆者既利於易敗而多售買筆者亦利其易使惟  
諸葛氏獨守舊法此又可喜也

記古人繫筆

繫筆當用生毫筆成飯甌中蒸之熟一斗飯乃取出懸水甕上數  
月乃可用此古法也

記歐公論把筆



把筆無定法要使虛而寬歐陽文忠公謂余當使指運而腕不知此語最妙方其運也左右前後却不免欲側及其定也上下如引繩此之謂筆正柳誠懸之語良是

書諸葛散卓筆

散卓筆惟諸葛能之他人學者皆得其形似而無其法反不如常筆如人學杜甫詩得其麗俗而已

書杜君懿藏諸葛筆

杜叔元君懿善書學李建中法爲宣州通判善待諸葛氏如遇士人以故爲盡力常得其善筆余應舉時君懿以二筆遺余終試筆不敗其後二十五年余來黃州君懿死久矣而見其子沂猶蓄其父在宣州所得筆也良健可用君懿膠筆法每一百枝用水銀粉一錢上皆以沸湯調研如稀糊乃以研墨膠筆永不蠹且潤軟不燥也非君懿善藏亦不能如此持久也

書唐林夫惠諸葛筆

唐林夫以諸葛筆兩束寄僕每束十色奇妙之極非林夫善書莫能得此筆林夫又求僕行草故爲作此數紙元豐六年十月十五日醉中題

書黃魯直惠郎奇筆

僕應舉時常用郎奇筆近歲不復有不知奇之存亡今日忽於魯直處得之魯直云奇中風十許年近忽無恙此筆不當俱答義人當與作賦人用也

書魯直所藏徐偃筆

魯直出衆工筆使僕歷試之筆鋒如着鹽曲蟾詰曲紙上魯直云此徐偃筆也有筋無骨真可謂名不虛得

書吳說筆

筆若適士大夫意則工人不能用若便於工書者則雖士大夫亦罕售矣屠龍不如履豨豈獨筆哉君謨所謂藝益工而人益困非

虛語也吳政已亡其子說頗得家法

試吳說筆

前史謂徐浩書鋒藏畫中力出字外杜子美云書貴瘦硬方通神若用今時筆工虛鋒漲墨則人人皆作肥皮饅頭矣用吳說筆作此數字頗適人意

書嶺南筆

紹聖二年五月二十七日過水西見賣筆者形製粗似筆以二十錢易兩枝墨水相浮紛然欲散信嶺南無筆也

書孫叔靜諸葛筆

久在海外舊所賞筆皆腐敗至用鷄毛筆拒手獐劣如魏元忠所  
謂騎窮相驢脚搖鞞者今日忽於孫叔靜處用諸葛筆驚歎此筆  
乃爾蘊藉耶

書贈孫叔靜

今日於叔靜家飲官法酒烹團茶燒衙香用諸葛筆皆北歸喜事

書王定國贈吳說帖

定國帖附

定國吳研李文靖奉使江南得之筆獲於其孫蓋作風字樣收水  
處微損以漆固之子瞻作清虛居士真贋取以為潤筆子瞻今去  
國萬里然與研俱乎紹聖乙亥春至廣陵吳說以筆工得子瞻書

吳研銘覽之悵然平生交游十年升沉惟子瞻為耐久何日復相

從以研墨紙筆為適也王鞏定國書

此吳汪少微研也

去國八年歸見中原士大夫皆用散毫作無骨字買筆於市皆散  
軟一律惟廣陵吳說獨守舊法王定國謂往還中無耐久者矣說  
筆工而獨耐久吾甚嘉之建中靖國元年五月二十日東坡居士  
書

書鳳唼硯

建州北苑鳳凰山山如飛鳳下舞之狀山下有石聲如銅鐵作硯  
至美如有膚筠然此殆玉德也疑其太滑然至益墨熙寧五年國

子博士王願始知以爲硯而求名於余余名之曰鳳味且又戲銘其底云坐令龍尾羞牛後人甚病此言余嘗使人求硯於歙歙人云何不只使鳳味石卒一得善硯乃知名者物之累爭媚之所從出也或曰石不知惡爭也余曰既不知惡爭媚則亦不知好美名矣

書硯

硯之發墨者必費筆不費筆則退墨二德難兼非獨硯也大字難結密小字常局促直書患不放草書苦無法茶苦患不美酒美患不辣萬事無不然可一大笑也

書硯贈段琪

硯之美止於滑而發墨其他皆餘事也然此兩者常相害滑者輒褪墨余作孔毅夫硯銘云澀不留筆滑不拒墨毅夫甚以爲名言

書呂道人硯

澤州呂道人沉湎硯多作投壺樣其首有呂字非刻非畫堅緻可以試金道人已死硯漸難得元豐五年三月七日偶至沙湖黃氏家見一枚黃氏初不知貴乃取而有之

書名僧令休硯

黃岡主簿段君琪嘗於京師備書人處得一風字硯下有刻云祥

符已酉得之於信州松山觀音院故各僧林休之手琢也明年夏  
於鷺湖山刻記錢易希白題其側又刻荒靈二字硯蓋歛石之美  
者已酉至今七十四年令休不知爲何僧也禪月貫休信州人令  
休豈其兄弟歟嘗以問鈇山人而荒靈二字莫曉其意段君以硯  
遺余故書此數紙以報之元豐六年冬至日書  
富陽令馮君嘗爲黃剛故獲此書於段元祐五年四月十八日  
復見之時爲錢塘守

書許敬宗硯

官郎中杜叔元君懿有古風字硯工與石

山妙美相傳是許

敬宗研初不甚信其後杭人有網得一銅匣於淞江中者有鑄成  
許敬宗字與硯適相宜有容兩足處無毫髮差乃知真敬宗物也  
君懿嘗語余吾家無一物死當以此硯作潤筆求君誌吾墓也君  
懿死其子沂歸硯請誌而余不作墓誌久矣辭之沂乃以硯求之  
於余友人孫莘老莘老笑曰敬宗在正堪研以餉狗耳何以其硯  
爲余哀此研之不幸一爲敬宗所辱四百餘年矣而垢穢不磨方  
敬宗爲姦時硯豈知之也哉以爲非其罪故乞之於孫莘老爲一  
洗之匣今在唐氏唐氏甚惜之求之不可得硯之美旣不在匣而  
上有敬宗姓名蓋不必蓄也

又兩本少異並出之

杜叔元字君懿爲人文雅學李建中著作詩亦有可觀蓄一硯云家世相傳是許敬宗硯始亦不甚信之其後官於杭州漁人於浙江中網得一銅匣其中有鑄成許敬宗字硯有兩足正方而匣亦有容足處不差毫毛始知真敬宗物君懿與吾先君善先君欲求其研而不可君懿既死其子沂以硯遺余求作墓銘余平生不作此文乃歸其硯不爲作沂乃以遺孫覺莘老而得志文余過高郵莘老出硯示余曰敬宗在正好棒殺何以其硯爲余以謂憎而知其善雖其人且不可廢況其硯乃問莘老求而得硯端溪紫石也

而滑潤如玉殺墨如風其磨墨處微窪真四百餘年物也匣今在唐諍處終當合之

### 書汪少微硯

予家有歛硯底有歛識云吳順義元年處士汪少微銘云松操凝烟楮英鋪雪毫頰如飛人間五絕所頌者三物爾蓋所謂硯與少微爲五耶

### 書唐林夫惠硯

行至泗州見蔡景繁附唐林夫書信與余端硯一枚張過墨半螺硯極佳但小而凸磨墨不甚便作硯者意待數百年後硯平乃便

墨耳一硯猶須作數百年計而作事乃不爲明日計可不謂大惑耶

書鳳唼硯

僕好用鳳唼石硯然論者多異同蓋自少得真者爲黯黯灘石所亂耳

書瓦硯

以瓦爲硯如以鐵爲鏡而已必求其用豈如銅與石哉而世常貴之豈所謂苟異者耶

評淄端硯

淄石號韞玉硯發墨而損筆端石非下品者宜筆而褪墨二者當安所去取用褪墨硯如騎鈍馬數步一鞭數字一磨不如騎驟用瓦硯也

書青州石末硯

柳公權論硯甚貴青州石末云墨易冷世莫曉其語此硯青州甚易得凡物耳無足珍者蓋出陶竈中無澤潤理唐人以此作羯鼓腔與定州花瓷作對豈硯材乎硯當用石如鏡用銅此真材本性也以瓦爲硯如以鐵爲鏡人之待瓦鐵也微而責之也輕粗能爲墨照影便稱奇物其實豈可與真材本性者同日而論哉

書月石硯屏

李獻父遺余天台玉板紙殆過澄心堂頃所未見月石屏捫之月微凸乃僞也真者必平然多不圓圓而平桂滿而不出此至難得可寶

書曇秀龍尾硯

曇秀畜龍尾石硯僕所謂澀不留筆滑不拒墨者也製以拱壁而以缺月爲池云是蔣希魯舊物予頃在廣陵嘗從曇秀識此硯今復見之嶺海間依然如故人也

書室道士鏡硯

陸道士蓄一鏡一研皆可寶研圓首斧形色正青背有却月金花甚能克墨而宜筆蓋唐以前物也鏡則古矣其背文不可識家有鏡正類是其銘曰漢有善銅出自陽夏爲鏡清如明左龍右虎備之以銘文考之則此鏡乃漢物也耶吾嘗以示蘇子容子容以博學名世曰此鏡以前皆作此蓋禹鼎象物之遺法也白陽今無此地名楚有白公取南陽白水爲邑白陽豈白水乎漢人而如通用容云鏡心微凸鏡面小而直學道者謂是聚神鏡也丙子十二月初一日書

書雲庵紅絲硯



唐彦猷以青州紅絲石爲甲或云惟堪作散盆蓋亦不見佳者今  
觀雲庵所藏乃知前人不妄許可

